

朱晓凯
著



深呼吸

——
我的新闻实践乱弹

亦闲拾懒冷逼
闻言贝寻暖近
亦碎史旧人真
思语海梦生相



I253
841

晓凯
著



深呼吸

——
我的新闻实践乱弹



保存本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深呼吸：我的新闻实践乱弹 / 朱晓凯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2. 5

ISBN 978-7-5650-0741-5

I. ①深… II. ①朱… III. ①新闻报道—作品集—中国—当代②评论性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0383 号

深 呼 吸

——我的新闻实践乱弹

朱晓凯 著

责任编辑	章 建
出版发行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230009)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网 址	www. hfutpress. com. cn
电 话	总编室：0551—2903038 发行部：0551—2903198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47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650-0741-5
定 价	60.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自序

我从事新闻是半路出家，大学我学的是历史，曾梦想着有一天会成为皓首穷经、著作等身的史学家，岂料因缘际会，最终竟误打误撞、冒冒失失地闯进了新闻这个五彩斑斓、酸甜苦辣的世界。有人说：“历史是昨天的新闻，新闻是明天的历史。”看来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一个人的命运或许早就已经被上天注定了的吧。

1990年大学毕业后，我留在安徽大学当了老师，教过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甚至连大学英语都教过。那时候年纪轻轻，书生意气、挥斥方遒，常常感觉“整个世界都是我的”，那份狂妄到现在想起来都还觉得可笑。七年后，外面的世界似乎变得越来越精彩了，年轻气盛、耐不住寂寞的我，便打起了到象牙塔外去闯荡闯荡的念头。当时正碰上创办仅四年的新安晚报面向社会招聘记者，于是便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一般，顾不得系里领导和老师们的好言相劝，“吹着口哨，走起夜路”，壮着胆子踏进了新闻圈。

这一晃，都快十五年了。

我做过记者，当过编辑，还一不小心成了记者的“小头头”，几乎在新闻采编的每个行当，我都干过，而且干得还很用心，也很执著。2009年9月，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工作十多年的新安晚报，来到合肥晚报工作，和这里的同仁们一起埋头苦干，探索和尝试着机关报向都市报的“华丽转身”。在省城合肥这两家颇具影响力的主流媒体摸爬滚打的历练，让我从一个新闻的门外汉，渐渐跨入了多姿多彩的新闻世界的门槛，也让我结交了许多新闻界的前辈和好友，他们的指点和鼓励让我受益良多。

这本书的出版，不仅仅是我对这些年新闻工作的一个回顾和总结，也希望能借此表达自己对始终关心和帮助我的安徽大学、安徽日报、新安晚报、合肥晚报以及社会各界所有师长、朋友们的一份感谢之情。如



果单就新闻而言，我尤其要感谢的是安徽日报报业集团汪家驷社长、王甄副总编辑以及江海波副社长，新安传媒有限公司张望梅董事长，新安晚报丁传光总编辑，合肥报业传媒集团张向东社长，以及安徽新闻界的老报人钱玉岁，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芮必峰院长等诸多师长，一路走来，没有他们的指点和帮助，我必定一事无成。

本书收录的文章，有的过去已在报刊上发表过，有的则是我闲暇时的“游戏之作”，还有一些是我对新闻实践相当肤浅的理论思考。本书之所以取名“深呼吸”，大体是因为自己新闻根基太浅，就像不靠谱的运动员上了赛场欲与高手比拼时那样，只能靠深吸一口气、自我壮胆而已。也正因为是“半路出家”，本书所收录的文章水平可想而知，故也只能是“乱弹”一通而见笑于方家了。

合肥安庆商会会长刘同春先生是我多年的好友，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大力支持，特在此深表感谢。合肥现代妇幼保健院的陈忠阳总经理也为本书的出版助力甚多，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2011年9月20日
于临泉路合肥报业大楼

目 录

逼近真相



1. 九天婴儿为何夭折“爱婴医院”？	003
2. 谁能打开这扇窗？	006
3. 萧城中学如此“教育”法理不容	008
4. 三十多万建起“问题楼”	011
5. 这个“巡查组”怎能如此查车？	013
6. 一次采访挖出的“医药大案”	015
7. 80 公里国道为何乱了“章法”？	019
8. 当年一纸协议 如今都尝苦头	021
9. 这个“头头”该不该下车救人？	023
10. 肥东一医院“病”得不轻	025
11. 同一产妇怎会验出几种血型？	026
12. 这顶“红帽子”还要戴多久？	029
13. 县教委对“减负令”熟视无睹	031
14. 尸检“张冠李戴”了吗？	033
15. 网上逃犯为何三进三出？	035
16. 《个私条例》竟然遭“截留”	037
17. “移动城”移走了什么？	041
18. 阜阳“大京九”留下“烂摊子”	043
19. 这样的学校也招生？	045
20. 十三万借款为何索要无期？	047
21. “通药堂”没证也能玩得转？	049
22. 小学校长苦叹“乱收费”	051
23. 红头文件分配罚款任务	053
24. “捆绑”文件难倒工商所长	056
25. 一份裁定怎会两个版本？	058
26. 和县招商出“怪招”	059
27. 卫生院倒卖杜冷丁？	060



28. 《民事裁定书》也有“双胞胎”？	067
29. 一具尸体竟然六年未火化	069
30. 《申诉书》怎会“失踪”？	072
31. 一次耐人寻味的自驾游	074
32. “人血白蛋白”黑市水有多深？	077
33. 市长批示被“击鼓传花”	082

冷暖人生



1. 舞痴王红东	087
2. 要做就做最好	091
3. 26次访问合肥的日本老太	093
4. 六旬老律师与九条人命	095
5. 我为母亲找老伴	101
6. 崎岖人生路 淡淡书卷香	104
7. 王雪琴和她的“微笑大巴”	106
8. 枕玉而眠	108
9. 离休京官热心村民减负	110
10. 双拐撑起明天的希望	112
11. 我还想为治淮做些什么	114
12. 芳芳和她的聊天室	116
13.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118
14. 安徽玉米大王拓荒雪域高原	120
15. 一个人的战争	122
16. 枕着桐城的名字入眠	124
17. 一位孤女对生存极限的挑战	127
18. 为了爱，我坚强地活着	135
19. 老红军马海吉者：寻找灵魂的最终归宿	140
20. 一个“孝”字，她写了整整27年	144
21. 一场大救助诠释“新安徽人”	151
22. 再也“麻烦”不到他了	154
23. 西进，“傻子”哈哈乐了	159
24. 年广久：大智若愚的“傻子”	161
25. 安徽“上海孤儿”漫漫寻亲路	165
26. 向熹和他的跨国收购	168
27. 拍“国家广告”他乐此不疲	174

28. “我心里时刻都记挂着人民”	178
-------------------------	-----

懒寻旧梦



1. 初来合肥的那几年	181
2. 喧嚣都市中的母亲旧影	187
3. 关于女儿的几个片断	193
4. “中式教育”的回归	202
5. 我的家在“安徽第一路”上	205
6. 宝岛纪行	208
7. 不简单的刘同春	218
8. 先生名叫周乾	221
9. 师者李今枚	223
10. 国辉老大哥	226
11. 石莉一阵风	228
12. 才子边冠峰	231
13. 胡侃这个人	234
14. 汪俊在天上看我们	236
15. 章玉政的悲伤和我们的责任	238

拾贝史海



1. “终身的反对派”与真理的追求者	243
2. 性格陈独秀	246
3. 陈独秀式的爱情	251
4. 历史岂能儿戏?	255
5. 大禹治水与“涂山地望”之争	256
6. “复活”的李鸿章	262
7. 曲折岁月里的一段“留影”	268
8. 寻找心灵静默之地	272
9. 乱世佳人赛金花	275
10. 赛金花故居归园印象	279
11. 许村和它的子孙们	282
12. “吵”出来的历史认同	285
13. 蚌埠双墩：探索中国文字之源	290
14. 历史的教训很难记取	294



15. 太平天国的“官本位”	296
16. 在“无奈”中一头栽倒	299
17. 一个自我流放的圣徒	302
18. 突然想到了李小龙	305
19. 梅兰芳祖籍安徽怀宁?	307

闲言碎语



谈艺

1. 为版画家师松龄造像	313
2. 谈黄新德的表演艺术	318
3. 谈黄新德之“黄”与黄梅戏之“黄”	320
4. 黄新德该如何接受央视采访?	322
5. 永远不死的邓丽君	325
6. 从《兵临城下》所想到的	327
7. 张国立的心态	330
8. “李安的”和“我们的”《色戒》	332
9. 闲谈《太阳照常升起》	335
10. 我相当想做“许三多”	340
11. 关于老歌的随想	343

侃山

1. AA 制的“小资”	346
2. 成都小美女	348
3. 防“性骚扰”的新“办法”	350
4. 非我族类的小动物	352
5. 开会的好处	354
6. 瞧你那小样	356
7. 权力让人感觉良好	358
8. 痛苦不是一种财富	360
9. 我的“宝马”丢了	362
10. 月到中秋	364
11. “知难”还是“行难”?	366
12. 爱果真可以天长地久	368
13. 旅行的意义	370
14. 训一下“校训”	373

15. 谈谈“耍大牌”	375
16. 雪，下在南中国的土地上	378
17. 战争并不简单	380
18. 能不能辩论一番？	382
19. 当激情远去时，相当可怕——	384

评说

1. 东亚应开展正义的历史教育	387
2. 莫让“花儿”过早凋谢	389
3. 农民工要学会“脑筋急转弯”	390
4. 普通人的“关键性的决定”	392
5. 要做到“知耻而后勇”	394
6. 社区一小步 民主一大步	396
7. 出台“临时性举措”不能无视法律	398

震感

1. 不屈的国殇	400
2. 我们的名字叫坚强	402
3. 汶川大地震后的几个“不要”	406

戏言

1. 当一名记者	408
2. 同学	410
3. 流水的日子	412
4. 卡拉永远 OK	415

亦闻亦思



1. 新闻理想主义汪洋中的一条船	419
2. 文字的重量	421
3. 新闻人最重要的“行业标准”	423
4. 从达尔富尔问题谈“外宣”	425
5. 记者这个职业	427
6. QQ 聊天工具在都市报中的运用研究	429
7. 晚报如何利用时间差打造内容差异化	437
8. 都市报新闻策划的杂志化操作浅议	444

逼近真相



1. 九天婴儿为何夭折“爱婴医院”？

合肥铁四局中心医院是一家“爱婴医院”，然而，前不久在这里发生的一件事，却令合肥皖安机械厂冲压工张建旭留下了痛苦不堪的回忆。

张建旭的妻子郭荣，今年 24 岁，在铁四局多经处做临时工。3 月 14 日上午时，郭荣在铁四局中心医院产下一女婴，健康状况正常。3 月 20 日，郭荣母女出院回家。3 月 23 日清晨 5 时左右，张建旭夫妇发现孩子发出轻微的“哼哼”声，用手一摸，身体很烫，便赶快将孩子送往医院检查。

据张建旭说，当日清晨 6 时许，他和母亲抱着孩子来到医院门诊部，连敲了包括小儿科在内的几个科室的门，当时有的房里亮着灯却无人开门，等了一阵没见人出来，就又返回儿科，而儿科房里黑乎乎的没有人，有位护士在拖地。母子俩忙问医生在哪儿，这位护士却只管拖地未予理睬。他们只得又来到门诊部，这时旁边一间无标志的房间内有位姓崔的大夫探出头来，得知孩子有病发烧找不到医生时，崔大夫就让张母去找支体温表来给孩子量体温。张母路过小儿科时，发现门开了。在一位实习医生的帮助下，孩子量了体温：38.5 度。崔大夫说，等小儿科医生上班后再说吧，然后就自己洗漱去了。张家母子只好抱着孩子等。

8 点钟医生上班了，可小儿科的大夫还是未到。又等了约 20 分钟，张氏母子心急如焚，内科一位姓陈的大夫见状，让他们去找内科主任杨大夫。杨大夫了解病情后给孩子重新量了体温：38 度。就说孩子体温不算高，还拿出听筒听了听心肺，也属正常。就安慰母子俩没什么事，又问了问家中有何备用药，吩咐如果烧到 39 度以上再来。这样，张建旭就把孩子抱回了家。

回家后，张建旭发现孩子病情恶化了，妻子郭荣断定这绝对不是感冒发烧的小病。上午 10 时，张再次抱着孩子赶往医院儿科。这时，儿科内已有不少人了。一位医生了解情况后，急忙从张建旭手中抱过孩子



上了4楼住院部，并给孩子吸氧达两分钟。许多医护人员也围了过来，忽然有人说：“孩子没有呼吸了！”张建旭听罢脑袋“嗡”地一下炸开了，他对着女儿的小嘴做起人工呼吸，只吸出了两口痰。

就这样，这个出生仅9天的女儿死在了父亲身边。

4月10日，当记者向院方了解情况时，院方认为，医院应该尽快从这件事上汲取教训，检查工作中各个环节上存在的问题。但他们强调说，医院的管理制度是严格的，值班制度也是正常的。23日清晨5时多急诊就已接过诊，是张建旭敲门没人理，还是敲门声太小医生未听清，有待进一步了解。院方认为，偌大的医院连体温表也找不到，甚至还让家属自己量体温是不可能的事。关于小儿科大夫上班迟到的问题，院方称那位大夫家住三里街，离医院较远，那天上午又下着雨，迟到一会儿也是难免的。事情发生后，院方已派人前往张家看望，同时根据双方协议，已将婴儿尸体送往安徽医科大学进行尸检。院方表示，死因是否是出于工作上的失误，还要等尸检报告出来后再说。

院方的说法可能自有其道理，然而不管如何，一个刚刚出生才9天的女婴已经在这所“爱婴医院”中随风而逝了，个中原因，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1998年4月11日《新安晚报》

连续报道

“九天婴儿”死因查明

本报讯 本报4月11日《九天婴儿为何夭折爱婴医院》一文刊出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日前死婴家长与铁四局中心医院接受了调解。

4月23日，安医大尸检病理报告确认婴儿致死原因为新生儿肺炎。次日下午，铁四局中心医院医疗差错（事故）管理委员会经过讨论认为：鉴于新生儿患剥脱性、出血性肺炎并发多脏器损害，发病后病情发展迅速，临床症状又不典型，即使能及时入院救治，预后也不一定乐观。但就整个诊疗过程分析，医院在接诊环节上负有责任，主要是技术上对该病的预后严重性认识不足，诊断为一般感冒，没有及时留院观察处理，延误了抢救时机。

4月28日，在铁四局卫生处的调解下，根据卫生部、省卫生厅等有关规定，双方达成《医疗纠纷调解书》：铁四局中心医院除再次向张建旭一家表示歉意外，并免去产妇在医院生产期间医疗费1450元，同时给予一次性经济补偿2万元。（朱晓凯）

1998年5月8日《新安晚报》



2. 谁能打开这扇窗？

王立奇老人今年 83 岁，退休前是合肥市运输公司的一名汽车保养工。这位辛辛苦苦在交通战线上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没有想到，他晚年的生活会被一扇窗搅得不得安宁。

4 月 27 日，王立奇老人在女儿王敏华的陪伴下来到本报，反映他自己居住的原市交通局大院内的一间 14 平方米住房遭受到东西两面违章建筑的侵害，西窗被邻家违章扩建的楼房挡住了风向，而东窗则被临街（代安桥巷）人行道上违章搭建的一家出租门面堵死，严重影响了通风和采光。

4 月 28 日，记者来到王立奇老人家，在现场看到，老人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由于邻家违章扩建，老人家西墙北侧已出现了大面积的渗水，而临街出租门面的后墙距离王家东窗仅有 10 厘米左右，老人家的窗户根本无法打开。据了解，这间出租门面是东市区车站街道站南居委会为兴办“三产”而于前几年搭建而成的。

王立奇老人和老伴告诉记者，东窗被堵后，严重影响了室内通风，“夏天室内像个小火炉，又闷又热。”两位八旬老人为此先后向合肥市政府、东市区政府有关部门反映多次，有关部门也非常重视此事，赶到现场察看，并提出了几条处理意见，但时至今日，遮挡王立奇老人平房窗户的违章建筑依然纹丝不动。

记者随后又采访了合肥市规划局，该局监察大队一位负责人认为，从合肥市有关城市规划的地方性法规来看，王立奇老人现住平房是合法的，而堵其东窗的小店及相邻一排搭建门面则是违章建筑。王家东窗被堵的问题焦点是历史形成的老房屋与现在乱搭建的违章建筑之间的矛盾。而北邻向西扩建的建筑物也是违章建筑，应责令停工，并由东市区有关部门协调解决，如协调无效应予以拆除。

盛夏热浪已扑面而来，但愿今年的三伏天，王立奇老两口能够在小屋里感觉到些许的凉意。不过，谁能打开王立奇老人的那扇窗呢？

1998 年 5 月 5 日《新安晚报》



在合肥晚报读者节上，作者（左一）与读者面对面交流

连续报道

这扇窗终于被打开了

本报讯 6月3日上午9时许，83岁高龄的王立奇老人在女儿王华敏的陪伴下来到本报编辑部，将一面写有“发扬正气为国为民”的大红锦旗赠给了本报。老人一再感谢本报的报道，促使有关部门基本解决了困扰其多年的住房窗户被堵的问题。

5月5日，本报《谁能打开这扇窗？》一文见报后，许多读者写信或打来电话，对当地居委会为办“三产”而堵住王立奇老人家东窗、将经济利益建立在居民生活痛苦之上的做法表示不满。合肥市规划监察大队负责同志也十分重视本报报道，数次率领人马前往实地解决问题，其他新闻媒体闻讯也对此作了追踪报道。之后，有关部门协商达成了处理办法，堵住王立奇老人家东窗的违章建筑已于日前被拆除。

（本报记者 朱晓凯）

1998年6月5日《新安晚报》